

● 遥望中东 ●

以色列政治的结构性矛盾



牛新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今年以色列的国庆纪念活动与往年不同。一方面举国庆祝建国75周年，人们为自己的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呼；另一方面全国性示威游行规模空前，人们为这个国家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忧心。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是以色列政治当前现状的生动体现，预示着这个国家必须做出新的战略抉择。

以色列完全有理由欢呼，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可能包括他们自己。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很多人怀疑这个国家的生存能力，而今天以色列拥有在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最发达的经济和最有创造力的社会，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威胁以色列的生存。近10年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越来越活跃、大胆，几近为所欲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家进行过空袭，在伊朗境内搞过定点清除，同埃及在西奈半岛搞过联合军事行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色列更是获得压倒性优势，几乎让巴勒斯坦人没有还手之力。

以色列的经济成就一点也不比军事实力逊色，不仅是中东唯一的发达国家，而且人均GDP还高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老牌发达国家。1980年以色列人均GDP只有德国的一半，今天比德国高12%。高科技驱动是以色列经济的重要特色，科技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等均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科技产业雇佣全国10%的人，产出全国15%的产值，占全部出口的50%。强大的科技能力让以色列克服了资源匮乏、国土狭小和敌国环伺的不利环境，从逆境中强势崛起。

然而，人们也完全有理由走上街头，表达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和对前途的忧心。经济和安全领域的伟大成就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与这些成就相伴而来的结构性问题。成就和问题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水乳交融，这对矛盾借司法改革议题集中爆发，上升成为以色列政治中的主要矛盾。

犹太复国主义是以色列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宗教和民族主义是国家凝聚力的法宝。在这两面旗帜

下，以色列社会长期纵容极右民族主义和超正统宗教主义。超正统派犹太人出生率高，以宗教为职业，很少参加国民生产、军队建设和世俗教育，在税收、服兵役等方面享诸多特权。超正统犹太人目前占人口13%，在议会中拥有18席，预计到2060年将占人口32%，可能拥有28~38个议会席位。同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相结合后，催生出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卡赫党作为极右民族主义的代表，1988年被禁止前参加过四轮选举，仅在1984年获得过一个议会席位。现在宗教力量党作为卡赫党的继承人，同其他极右民族主义党组成选举联盟，共获得14个席位，成为议会中的关键少数。这些政党日益脱离主流社会，但政治影响力却不断扩大，构成以色列政治中最大的紧张关系。本届内塔尼亚胡政府就是在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和超正统派犹太政党的支持下才组阁成功的，这也是内塔尼亚胡被迫实施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因。

为应对危险的周边环境，以色列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决策制度，竭力避免分立、制衡。以色列是只有一院的议会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议会。以色列是全球少数采取“封闭名单”选举的国家，政党候选人名单由党组织单独决定，选民无缘置喙。同时，以色列是全球极少数没有政党初选的国家，

候选人是由党组织的领导决定的，这让以色列政党领袖享有非常大的权力，这也让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以色列国内政治甚至分成了挺内塔尼亚胡和反内塔尼亚胡的力量，足见政党领袖在以色列政治中的重要性。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当前以色列上演街头政治的制度原因。

以色列国家形成的历史就是同巴勒斯坦争夺领土的历史，今天以色列单独控制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有的领土，这构成了以色列的新问题。回顾过去70年巴以关系的演变，1948~1973年是以色列通过战争获取领土的过程，1990~2016年是以色列通过谈判追求“领土换和平”的过程，未来将是以色列如何管理这些领土的新历史阶段。目前，“两国方案”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占领、管理所有领土的可能性极大。在这些领土上，约有600多万犹太人，200多万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还有300万巴勒斯坦人居住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200万巴勒斯坦人居住在以色列封锁下的加沙，这些人享有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各不相同。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阶段的最终走向，正如1948年时没人知道阿以战争的结局，1993年时没人想像到巴以和平进程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结果。■